

作義要訣 四 六 金 針
文 原 初月樓古文緒論





卷之四
詩經
卷之五
書經

文

原

宋
濂
著

中
華
書
局

文
原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文原

明 金華宋 濂景濂著

余誨人以文。丈夫負七尺之軀。其所學者。獨文乎哉。雖然。余之所謂文者。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。非流俗之文也。學之固宜。浦江鄭楷趙友同義烏劉剛楷之弟柏。嘗從余學。已知以道爲文。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。

上篇

人文之顯。始於何時。實肇於庖犧之世。庖犧仰觀俯察。畫奇偶以象陰陽。變而通之。生生不窮。遂成天地自然之文。非惟至道。舍括無遺。而其制器尙象。亦非文不能成。如垂衣裳而治。取諸乾坤。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。書契之造而取諸夬。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。隨杵臼。檣柳之制而取諸小過。大過。重門擊柝以取諸豫。弧矢之用而取諸睽。何莫非燦然之文。自是推而存之。天理民彝之敍。禮樂刑政之施。師旅征伐之法。井牧州里之辨。華夷內外之別。復皆則而象之。故有闢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。悉囿乎文。非文之別有其他也。然而事爲既著。無以紀載之。則不能以行遠。始托諸詞翰以昭其文。略舉一二言之。禹敷土。隨山刊木。奠高山大川。既成功矣。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。周制聘覲燕饗饋食昏喪諸禮。其升降揖讓之節。既行之矣。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。孔子居鄉黨。容色言動之間。從容中道。門人弟子既皆見之矣。然

後筆之爲鄉黨之文。其他格言大訓。亦莫不然。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。初未嘗以徒言爲也。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。而後知其聲音之抑揚。纓兆之舒疾也。習大射於矍相之圃。而後見觀者如堵牆。序點之揚觶也。苟逾度而臆決之。終不近也。昔者游夏以文學名。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。非專止乎詞翰之文也。嗚呼。吾之所謂文者。天生之地載之。聖人宣之。本建則其未治。體著則其用章。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。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。亘宇宙之始終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。嗚呼。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。烏足以語此。

下篇

爲文必在養氣。氣與天地同。苟能充之。則可配三靈。管攝萬彙。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。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。闢大不闢小也。力可以舉鼎。人之所難也。而烏獲能之。君子不貴之者。以其局乎小也。智可以搏虎。人之所難也。而馮婦能之。君子不貴之者。以其驚乎外也。氣得其養。無所不周。無所不極也。體而爲文。無所不參也。無所不包也。九天之屬。其高不可窺。八柱之列。其原不可測。吾文之量得之。規燧魄淵。連行不息。基地萬縈。躡次勿紊。吾文之焰得之。崑崙元圃之崇清。層城九重之嚴邃。吾文之峻得之。南桂北瀾。東瀛西溟。杳渺而無際。涵負而不竭。魚龍生焉。波濤興焉。吾文之深得之。雷霆鼓舞之。風雲翕張之。雨露潤澤之。鬼神恍惚。曾不窮其端倪。吾文之變化得之。上下之間。自色自形。羽而飛。足而奔。潛而泳。植而茂。若洪若纖。若高若卑。不可數計。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。嗚呼。斯文也。聖人得之。則傳之萬世爲經。賢者得之。

則放諸四海而準。輔相天地而不過。昭明日月而不忒。調變四時而無愆。此豈非文之至者乎。大道湮微。文氣日削。驚乎外而不攻其內。局乎小而不圖其大。此無他。四瑕八冥。九竅有以累之也。何謂四瑕。雅鄭不分之謂荒。本末不比之謂斷。筋骸不束之謂緩。旨趣不超之謂凡。是四者。賊文之形也。何謂八冥。詐者將以賊夫誠。獮者將以蝕夫圓。庸者將以混夫奇。瘠者將以勝夫腴。羸者將以亂夫精。碎者將以害夫完。陋者將以革夫博。昧者將以損夫明。是八者。傷文之骨髓也。何謂九竅。滑其直。散其神。糅其氣。徇其私。滅其知。麗其蔽。違其天。昧其幾。喪其實。是九者。死文之心也。有一於此。則心死。心死則文喪矣。春葩秋卉之爭麗也。鶯號林而蛩吟砌也。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。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。蟻蝶死生於蠃蝨。不知四海之大。六合之廣也。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。嗚呼。人能養氣。則情深而文明。氣盛而化神。常與天地同功也。與天地同功。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。不亦可悲也哉。

余既作文原上下篇。言雖大而非誇。惟智者然後能擇焉。去古遠矣。世之論文者有二。曰載道。曰紀事。紀事之文。當本之司馬遷。班固而載道之文。舍六籍。吾將焉從。雖然。六籍者。本與根也。遷固者。枝與葉也。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。而余之所見。則有異於是也。六籍之外。當以孟子爲宗。韓子次之。歐陽子又次之。此固國之通衢。無榛荆之塞。無蛇虎之禍。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。去此則曲狹僻徑耳。桀桀邪蹊耳。胡可行哉。余竊怪世之爲文者。不爲不多。聘新奇者。鉤摘隱伏。變更庸常。甚至不可句讀。且曰。不信曲聲牙。非古文也。樂陳腐者。一假場屋委靡之文。紛糅龐雜。略不見端緒。且曰。不淺易輕順。非古文也。

余皆不知其何說。大抵爲文者。欲其辭遠而道明耳。吾道旣明。何問其餘哉。雖然。道未易明也。必能知言養氣。始爲得之。余復悲世之爲文者。不知其故。頗能操觚遣辭。毅然以文章家自居。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。合遷、孟、韓、歐之文爲一編。命二三子所學。日進於道。聊相與一言之。